

山林惊魂

“西冷社”是目前国内我所知最好的悬疑类型小说创作团体，他们的小说既有诡异、冷静、干练而又不乏幽默、机智的叙述，又有需要读者耐心而缓慢地解开的交错谜题，其中对故事的大胆构思以及对“人性”的阐释颇让人印象深刻。

——麦家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在无形中加快了当代人的心理节奏，“西冷社”的作品大都句式精短、紧凑，语言富有动感和力度，结合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心理上的阅读需要。虽然故事并不荒诞离奇，但经过作者独出心裁的语词和表达方式重新包装后，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意象。

——莫言

“西冷社”是我所熟悉的类型小说创作团体，他们是一群充满了激情的作者，有着非凡的创作活力和才能，令人羡慕。在他们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一种斯蒂芬金式的想象力与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感，令人不忍释卷。

——南派三叔

“西冷社”的故事一直都很不错，之前的《凶宅日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次他们能再次出击，想必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更大的阅读快感。

——大袖遮天

上架建议：惊悚悬疑小说

ISBN 978-7-5014-4858-6



9 787501 448586 >

定价：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村惊魂 / 墨茗棋妙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1. 4
(口袋中的悬疑)

ISBN 978 - 7 - 5014 - 4858 - 6

I. ①山… II. ①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033 号

山村惊魂

墨茗棋妙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5.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858 - 6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花恋

也许他不会永远是颢，可是他却是一个永远会吟诗的少年。
一千年，我会等。永远，我也会……

..... 135

吴最

人心向善，月光似水，人心向恶，乌云密布。荒唐的二十三年的路，是应该回头了……

..... 153

月光别墅

海站起来，走到天台的边上向下望去。那个男人像个鬼魅一样趁着月色背着包正偷偷地溜走……

..... 175

丸

到了这里，血红的字突然结束了。卫愣了愣，向下拉到底再也没有看到半个字……

..... 209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龌龊的秘密

最后，郭明依然是道德高尚的教授，而那个深爱她的女孩却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不见……

..... 227

杜鹃 蜘蛛 蝉

他背叛了发妻，她背叛了初恋情人。所以，那个妙龄少女用青色的刺背叛了整个世界……



杜鹃 蜘蛛 蝉

他背叛了发妻，她背叛了初恋情人。所以，那个妙龄少女用青色的刺背叛了整个世界……

1

儿子死去的时候，张墨青的事业正到达巅峰期。他的一幅画卖出去，可以买到中国最贵别墅的一半。可是儿子突然死去，而且死得非常莫名。那天张墨青开车载着白水回来的时候，发现女儿张美正悲痛地站在门口，手中拿着弟弟最喜欢的奥特曼。

儿子不过只有五岁，却莫名地死了。他冰冷地躺在地上，闭了眼睛，嘴角、鼻孔、耳朵都流出血来。他左手上的一个指甲裂开了，无力的小手伏在地上像是要抓住什么。看到这一幕，白水一下子便像根木头一样直直地倒在地上。张墨青的心都要碎了，来不及去扶白水，疯了一样扑到儿子的身上，拼命地摇晃，全然没有了画家的平静和儒雅。

“怎么了？儿子！你怎么了？”张墨青把儿子抱在怀里，亲吻着他。可是儿子却一动不动，身子冰得像一块上好的玉。张墨青转了身向女儿吼，“你怎么看着弟弟的！到底是怎么了？”

张美浑身颤抖，眼泪把整个脸都遮挡住了。看得出，她又害怕又伤心，以至于说不出一句话来。

张墨青突然意识到什么，抱了儿子便向外冲去。

2

白水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她睁开眼，发现自己依然躺在楼梯口。昏黄的灯刺得两眼发痛，等她看清楚四周的时候发现张墨青正斜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像是一根木头。白水强忍着悲痛，慢慢走过去，还未开口，就见张墨青的眼泪一滴滴无声地从眼中落下。

“小冬……”白水小心翼翼地问。

张墨青慢慢抬起头来，看了白水一眼，慢慢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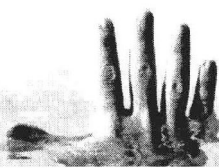
白水眼前一黑，用手扶了沙发的背，说：“我想再见儿子最后一面……”

张墨青摇摇头，轻声说：“还是不要见了……”

“我要见！”白水倔犟地喊。

张墨青叹口气，站起来。

白水跟在张墨青的后面，像是走过一个世纪这么漫长。到了卧室的门口，两脚僵住，仿佛有什么东西拉住自己一般，没有了勇气去面对一切。儿子死了？不，也许只是一场噩梦，醒来的时候他依然会活泼地向



自己做鬼脸。

可是，一切都不是梦。张墨青拉着白水进屋去。床上，儿子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与往常一样沉沉地睡着了。光着那肉肉的小身子，安详而又恬静。白水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四分五裂了！她哀号一声扑上去，抱着儿子的身体痛哭起来。

张墨青走到白水的身后，沙哑地劝阻道：“好了，好了……过一会儿他们就要来带他走了。刚化好的妆，不要弄坏了。儿子不能太难看地离开我们。我们要他好好的。”

白水越发地痛哭起来。她抱住儿子的身体，用自己的脸磨着，死也不松手。

张墨青有些紧张，伸了手去拉白水。白水一个冷战，突然停了哭，轻轻地去翻儿子的身体。

张墨青忙道：“不要，不要动他！”

白水不听，慢慢地翻过儿子的身体。突然睁大了眼睛。在儿子白嫩的后背上赫然有一幅画！不，不是一幅画，而是一个刺青。一只奇怪的鸟出现在儿子光洁的身体上。那只鸟张大了嘴，瞪着眼，仿佛嚣张地冲着白水大叫。

白水先是惊诧，接着愤怒起来，伸了手去抓那只鸟。小冬白嫩的身体上出现一道道紫痕。

“白水！不要这样！”张墨青忙拉住白水的手。

“这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要出现在我儿子的身上？”白水疯了一样大喊挣扎。

张墨青也认不出这是一只什么鸟。他轻声地安慰白水，温柔而又费

力地带着她离开。

3

儿子葬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块高级墓地，也就是说只有有钱人死了才能葬在这里。著名画家的儿子算是富二代，当然有资格了。

站在儿子的小小坟墓前，张墨青神色肃穆。白水悲痛欲绝。几天来，她都是以泪洗面，每天只喝一点水。张美则靠在弟弟的墓碑前，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儿一样。本来苍白的脸，自从弟弟死后，血色更无。

张墨青叹口气，说道：“走吧。你都站了两个小时了。”

白水倒在他的怀里，最后再看儿子的墓一眼，转身离开。两人走了几步，突然听见一声鸟叫。两人回头望去，只见张美呆呆地站在墓碑前。那墓碑之上立着一只灰褐色的鸟。它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远方。

“这只鸟……”白水突然想起什么，向后退了一步。

“没什么的，不过是一只鸟罢了。”张墨青忙拍拍白水的肩。

“不是，儿子身上不正是这种鸟吗？它突然出现……”白水眼中闪出光来，“到底要说明什么？”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怎么能相信那些怪谈！”张墨青轻轻一笑道，“我们还是走吧。喂，张美，你还看什么，快走吧！”

张美慢慢地回过头来，嘴角挂着一丝的笑，眼中含着泪轻声道：“它叫杜鹃。”

“杜鹃？”白水轻声道，“原来它叫杜鹃……”

张墨青的画展如期举行。B市名流悉数到场，更有亲朋好友热情助威，电视台报纸争相报道。一时之间繁花似锦，风光异常。张墨青穿梭在人群之中，脸上挂着清高又有些谦虚的笑，谈笑风生，应付自如。身边的白水轻施脂粉，美目俏盼，光彩照人，得体地照顾着每一位贵宾。

这个画展对张墨青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是谋划许久，像是一个美妙的梦。二是可以让张墨青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如今美梦成真，人生别无所求了！

张墨青看着眼前的盛景，听着贵宾们的祝贺声，稍稍地把刚刚痛失儿子的悲痛减去几分。他站在人群里，环顾着四周，享受着这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突然之间他愣住了。在那光鲜的人群里，有一个不速之客。一个穿着一身青色衣服的中年妇女正站在一幅画前直直地看着。不用看正面，只看背影，他便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李玉！没错，就是自己的前妻李玉。五年了。最后一次见她还是在法院里。那时，他们正在离婚。李玉脾气暴躁，知道张墨青有了外遇之后，先是打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毅然提出离婚。那个时候，正是因为白水的出现，才让张墨青意乱情迷。他本来是不想离婚的，可是没想到李玉却坚持。离婚之后，从法院出来，李玉反而平静。她看都没看张墨青一眼，只是抱了一下已判给张墨青的女儿，转身便走了。

冬天的冷风里，她的背影是那么的倔犟。

现在，依然是背影，依然是那么的倔犟。李玉就站在那幅《螳螂捕

蝉》画前，抬起头一动也不动地看着。

“五年没有见她了。她为什么又突然出现？她来干什么？”张墨青心里有些嘀咕，“不会是来闹事的吧？如果这样的话，她也真够可笑卑鄙的！五年了，心中的恨与痛还没有消融吗？”他这样想着，一边又忙去看白水。白水正端着一杯香槟和朋友说笑着。张墨青轻声喊了一声，可是白水却没有听见。这个时候，一直站在画前的李玉突然转了头，停也没停便向白水走去。

张墨青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仿佛看到了明天八卦杂志的头条：

画家张墨青的前妻大闹画展

撕破小三的脸和他的名画

可是没有，李玉只是冲白水一笑，然后说了几句，转身便走开了，看都没看张墨青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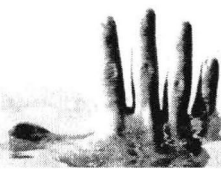
一直到画展结束，回到家坐到沙发上，张墨青才把自己心中的疑问说出来：“对了，今天画展的时候，有一个穿青色衣服的中年女人……你认识吗？她好像跟你说话了。”

在这之前，白水从来没有见过李玉，虽然她抢了她的老公。而李玉也只是打了张墨青，却从没找过白水。

“噢？那个女人呀！”白水想了想道，“没什么呀。”

“噢？”

“她只是问我那幅《螳螂捕蝉》多少钱。我想她那个样儿，好像从农村来的，一身土气，怎么能买得起呢。不过，这些穷人是得罪不起的，我恭恭敬敬地告诉了她那画的价格。她也没说什么，笑笑就走了。”



张墨青听了，笑笑。

“怎么了？”白水倒了茶给张墨青，问道。

张墨青摇摇头，笑道：“没什么。随便问问。嗯，我累了，洗洗睡了。”

5

次日清早，张墨青醒来习惯性地拍拍身边，可是却没有拍到儿子的屁股，只拍到空空的床单。儿子没离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张墨青醒来都会先去拍拍儿子的屁股。如果他睡着，就亲亲他，让他接着睡。如果他醒着，就用脖子驮着他去撒尿。

可是儿子突然死了，而且死得那么诡异。张美说她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弟弟已经躺在血泊里。猜想大概是不小心从二楼掉下来的。这小子异常顽皮，平时总是喜欢爬高上梯，想必是他一个人在家，突然地兴奋乱跑翻栏杆失足掉了下来。二楼的栏杆边上放着他的一只小鞋子，大概是跌落的时候被刷掉的。

儿子这样死去还可以解释。可是那小小尸体上被莫名文上一只杜鹃，又作何解释？虽然满腹疑惑，总想得到明确的答案，可是张墨青却不愿意报警。他有自己的顾虑。

张墨青懒得梳洗，默默地走出卧室，来到走廊的小窗前向外望去，只见白水穿着睡衣坐在花园的小亭子里，痴痴地望着池子里的睡莲。张墨青痛惜地叹口气，转了身。

张美拿了一本厚厚的书站在她的门口，轻声喊了一声爸爸，转身走

进自己的房间里去。

对于张美，张墨青心中也是无尽地愧疚。记得五年前从法院出来，当自己告诉她以后将要和爸爸一起生活时，她的眼神中闪过一波波惊讶的涟漪。

那个时候，她才只有十二岁，正值天真烂漫的如花季节，仿佛还不懂得生离死别。妈妈走了，跟着父亲仿佛是一样的。还好的是，在跟着父亲的这五年里，虽然来了新的妈妈，有了新的弟弟，张美却并没有像花儿失去阳光一样萎缩下去，反而平静从容。她疼爱弟弟，敬爱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恨”字。

但是，越是这样，张墨青每次看到张美的心就越痛。

张墨青默默地走进张美的房间。张美正坐在窗前看书。金色的朝阳从窗格里打进来，照到张美美丽的身上。十七岁的少女，怎么看都是漂亮的。而且很快她就要离家去遥远的北方上大学了。那是一所中国最好的大学，到了那里，漂亮且善解人意的她肯定会成为所有男生注意的焦点。

“爸爸，你来了。”张美站起来转过身，低眉顺眼地笑着。

“看书呢。”张墨青点点头，瞟了一眼书的封面，见竟是金庸的《天龙八部》。张墨青不太喜欢这类书，总感觉武侠小说太过浪漫与虚幻。

可是女儿不正是处在喜欢热闹和幻想的年龄吗？

张美合了书，看着张墨青，抿抿嘴唇道：“爸爸，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说到这里她眼圈有些发红，低了头又道：“这都怪我，没有好好地在家照顾弟弟，去同学家借什么书！你要是太难过，就打我吧。”

张墨青怔了一下，苦笑道：“傻女儿，这不能怪你。你弟弟太活泼好动，又被你妈妈娇惯得太顽劣。肯定是他自己乱跑。你想，他正是活泼

好动的年龄，突然跑这儿，突然跑那儿，又经常调皮得在栏杆上爬来爬去……就算跟着他，也总不能一眼不眨地一直看着他。要怪，只能怪父亲，没有想到这些安全隐患且及时处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还有，你的母亲也太娇惯他了。不过，说这些都晚了。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张美抬了头，已泪流满面。她想说些什么，却哭得说不出来。她跑上来紧紧地抱住张墨青，呜呜地痛哭起来。

“嗯……”张墨青抚着张美的头发，正要说话，突然看到什么，忙又问道：“小美，你阿姨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张美从张墨青的身上挣开来，扯扯身上的衣服，笑道：“没什么的。没有呀，阿姨对我很好呀。”

张墨青上前扯开张美的脖领，一怔道：“那你脖子上怎么有一道划痕？”

张美慌乱地扯了衣领盖住脖子，咬咬唇，眼泪再次滚落下来。她转了身不说话，也不看父亲。

6

张墨青心中生气，他决定找白水好好谈谈。她最了解白水这个人，表面上和和气气，从来不与人为敌，可是如果她讨厌一个人，她一定不会好好地对待对方。想必看着亲生儿子死了，她怪罪于张美这个非亲生的女儿。

往日，她对张美虽然不至于恶言相向，可是却也没有和暖如风。两

个人见了面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然后各做各的。

张墨青下了楼来到花园的时候，发现白水却不在亭子里了。他四处张望，全然不见白水的影子。这几日来，白水总是醒得很早，有时候在花园亭子里静坐发呆，有时候打着伞去荒野里游荡。张墨青想找些话来安慰她，却又一时无从说起。

总的说来，这一切都是自己作的孽。

张墨青叹口气，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黑色的影子正静静地站在别墅围篱的边上。繁盛的蔷薇花遮住了那人的半个脸，看不出是男是女。张墨青心中惊诧，慢慢走过去。突然发现那人竟是李玉。她藏在花丛的后面，正呆呆地看着睡莲池中的睡莲。

张墨青心中一阵反感。他轻轻咳嗽一声，李玉突然惊醒。看到张墨青，突然满脸的惊恐，转了身便跑。张墨青心中疑惑，拔腿便追。他跑出别墅大门，见李玉正费力地跑在难行的山路上。张墨青紧追几步，上去拦在李玉的面前。

李玉老了。这是她给张墨青的第一印象。她脸有些浮肿，身材有些臃肿，头发黑中夹白，双手叉腰急促地喘着气。但眼神依然透露着倔犟与淡淡的憎恨。

“你……你什么时候来的？”本来想数落李玉几句，可是话到嘴边张墨青又气软起来。

“这用得着你管吗？”李玉气喘吁吁地道，“你追我干什么？”

“我还要问你鬼鬼祟祟地躲在我家外面干什么呢？”张墨青没好气了。

李玉理了一下头发，冷笑一声道：“我又没做亏心事，我为什么要鬼鬼祟祟？不像有的人，做的缺德事多了，老天开眼了，让他遭了报应。”

杜
鹃
蜘
蛛
蝉

李玉脸上的笑像被风吹了，一点点地消融了。半天，瞪着张墨青的眼睛闪了一下，苦笑一下道：“老婆……老婆……好呀。你快回去吧，去找你的老婆吧。”说完这些，慢慢地转了身，飞快地沿着山路向下走去。她步履轻盈，仿佛一只小鹿，全然没有刚才那样费力。

看着渐渐消失的李玉，张墨青突然打了一个冷战。他扭头看看自家的别墅，突然脸色大变，转身飞奔而去。

7

一切都晚了。等张墨青站到睡莲边的时候，发现在含苞的睡莲中，白水像片纸一样漂浮在水面之上。她神态安详，像是睡熟了一样。只有乌黑披散的头发和四处张开的手证明她已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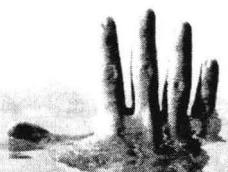
张墨青急急忙忙地跳下去，抱起白水，没有像摇晃儿子那样疯狂地叫喊，只是静静地吻着白水。

“不像有的人，做的缺德事多了，老天开眼了，让他遭了报应。”仿佛就在耳边一样，李玉的这句话又响了起来。原来这个“他”是“她”。张墨青颤了一下，把白水轻轻地放在地上。白水的七窍突然流出血来，其状让人惊骇无比。张墨青却并没有关心这些，他只是轻轻地解开白水的衣服。

在左边洁白如玉的乳峰处，一只黑色的“蜘蛛”正张牙舞爪地伏在那里。

杜鹃。蜘蛛。

杀了人还要在他们冰冷的身体上留下这些可怕的刺青。是暗示？是



挑衅？或者是……

张墨青低吭一声，无力地倒在水池边。

8

张墨青在房间里整整待了一夜。早上阳光并没有出现，推开窗户是一个阴阴的天。白水死去的第七天，也就是头七的晚上，张墨青在他们的卧室里坐了整整一夜。在黑暗的角落里等着白水回来。

据说冤死的人会在头七的时候回来，向自己最亲的人诉说自己的冤情。可是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鬼的。昨夜，比其他任何夜晚都安静，甚至连一声奇怪的响声都没有。

这一次白水的死，张墨青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拍照取证，又问了他和张美一些问题。这几日，常有警察来，不过只是问了一些问题便走了。对于白水的事，相对于儿子的死，张墨青冷静了许多。因为在他的心里，他早已明确了凶手是谁。

不就是那个阴毒的女人李玉吗？是她，一定是她憎恨白水，趁她不注意把不会游泳的白水推到了水池里去的。只恨自己只顾追那个恶毒的女人，却没有向那池中看一眼，如果那时候看了，也许能救起水中的白水。那个恶毒阴险的女人，用一招调虎离山之计，把自己引开。

凶手就是李玉！对于这个怀疑，他也向警察汇报了。另外，还有白水身上的神秘刺青。警察曾经询问张墨青，白水是不是从前便有这个蜘蛛刺青。张墨青摇头。儿子的事他没有说，只是肯定白水身上的这只可怕的蜘蛛是白水死后才文上去的。

“老天?”

“恨老天太狠心，为什么要带走阿姨和弟弟?”张美说着痛哭起来。

白水死去的当晚，张墨青也曾问过张美，她可曾发现什么异常。可是张美只是痛哭说自己先是在窗前看书，然后看累了便上床去睡了。有那么一瞬，张墨青也曾怀疑过张美，觉得她是凶手。可是很快又否定了。怎么可能呢？她是那么的柔弱善良，平时见到一只蚂蚁都要抬脚闪开，怎么可能去杀死自己朝夕相处的弟弟和阿姨呢？

张墨青觉得自己太浑蛋了。怎么都不应该去怀疑自己的女儿！凶手一定是李玉无疑。可是虽然自己这样确定，却不能认定。一切都是讲证据的，既然已报了警，就慢慢等结果吧。

下午的时候，张墨青带着张美去买了一大堆的东西。衣服、鞋子、水果，满满的一大包。两人在车上谈着大学里的事，脸上渐渐浮现出难得的笑意。

“老爸，我真的太期待了!”张美笑着道，“大学生活，我感觉就像梦一样，是一场美妙的梦。在那里我会交到很多的朋友，当然还有……”

“还有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张墨青笑道。

“老爸!”张美轻轻打了一下老爸的肩道，“我说的是学到更多的东西。将来我毕业了上了班第一个月的月薪一定先给爸爸买一件绝好的礼物。快说，现在就定下，你要什么?”

张墨青装着仔细地想。

“快想！再不说可要过期作废了呀!”张美嬉笑着扭老爸的腰。

张墨青被引得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女儿原来也可以这样活泼可爱。想着从前的她，是那么地沉默，虽然不至到阴郁，可是却也冷得像猫。